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中大夫狀



右臣正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與轉一官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
衰病無能過叨劇任徒淹歲月莫効寸勞
方自力求間秩冀逃官謗未知何名復冒
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聖慈俯察

危誠收還成命使少安于愚分庶無累于
公朝干冒天威臣無任云：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
司宮鑰歲月雖久初無毫髮可見紀錄適

幸兵革少休營屯肅靜年穀屢登彫瘵稍
蘇皆是朝廷威德所及于臣何有近者逆
虜犯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內地雖欲勉
効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間少逃尸
素之期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

眷私例与諸鎮進官一等已出無名緣事
恐異衆不獲終辭拜命徬徨至今猶無以
自處今來若更有僥冒是一歲之間獨取
兩寵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
哀憐俯徇愚情收還成命

辭見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
陪公爵雖配天之澤初不問于賤微而省
已無功終自慚于忝冒徬徨墮越莫獲自
寧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所有告命臣不敢
祇受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
事退領間秩伏蒙 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
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徐
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復遇彊事遽興瀕
江正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強遷延至
今伏念臣衰瘁餘生勩力愈憊留都重地
在今日在正須得人而叨冒養病首尾已

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懈訖無秋毫補報
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茲者幸遇天威既伸
狂虜知畏去冬以來戢兵遠遁邊境少安
今者將及解嚴于臣私義可以自列伏望
聖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
在外宮觀差遣任使居住負恩而去雖無
以仰酬覆載之私陳力不能亦庶几粗免
顛越之惧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奉都
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
允仰冒威尊未即竄殛更叨慰藉賜以溫
言感惧交并隕越無地迫于情義即欲
再伸犬馬之誠適值壽春失守虜騎狂妄
過淮臣戢當長江之寄義合死守不敢竊
顧私計遷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

士用命醜類敗亡淮甸平靜瀕江之備盡
已釋放民皆安業別無施行賊事伏念臣
昨以衰病屏廢田里陛下不遺舊履之舊
過加省錄付以方面自去歲黠虜敗盟臣
初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賊兩
冒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豈不願謂辱
庸力圖寸効少亦自異衆人而寔以素控
羸疾積久有加勦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
每歲輒露誠請近者復經此艱危捍外保
內寢食皆廢所苦遂復暴作喘滿上乘不
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彫耗通
夕不寐蕭然殘骸几不勝衣委是難以枝
梧迫切之誠無詞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
明委照庶或尚保餘息伏望聖慈檢會臣
前奏早賜矜免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
外任宮觀差遣伏蒙疊降詔旨未賜俞允
踈賤餘生上勤眷命天眷感銘肌骨無地
寄言強勉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餘
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兼至六月
已周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
矜憐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間秩使

養殘骸上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
遂臣犬馬疲憊進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
省劄子一道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

今再任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
病餘生昨者誤蒙聖知起之間廢付以一
面雖夙夜罄竭疲駑自知無以報稱故頻
年屢干天聽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報
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踟躕以俟俞旨忽聞

有此除授退量已試之効宜無秋毫小補
豈能重愧軍民輒懷貪冒兼觀文殿學士
職名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几臣獨何人
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
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宮
觀差遣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啟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孝
道之本心曩被詔書莫遑懇被避已交印
綬仰媿陶鎔此蓋伏遇某官道德佐時勤
勞許國察醜虜亂華之有自知皇天悔禍
之在茲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責江左
未定有管仲則何所憂盡舒宏濟之謀即

即削平之日俯求來効用慙舊民故雖留
鑰之深巖亦俾奉祠之冗散其本無善狀
過假溫言屢自列其衰殘訖未蒙于矜可
朝弗及文愧趙孟之語偷少不如人况燭
武之已老勉求祇命承祇命終幸退巖

回徽州曾侍郎啟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禦侮方欣汲黯
之在朝聊試治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謠
遠被士友交惟伏惟某官道与时行仁為
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惧將力整于艱危用
之行而舍之巖本無心于出處坐閒十載
更踐三朝慨社稷之未安恐為容悅恐干
戈之方熾宜有後圖協濟廟謨凜聞廷議

始雖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故
是聖君之宏度未遑煖席行即賜環其久
預從遊復同封守從容笑語莫伸引領之
懷密迺聲猷尚托為僚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啟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迺鄉閭就煩名鎮
除書始布輿論欣交欣伏惟某官廟廊廟
宗工縉紳宿望兼安危之注意脩德齒之
達尊孤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蕭曹
事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閒久勤
虛佇衮衣赤富駟方入奉于賜環熊軾朱
轡豈尚煩于開府願惟衰敝辱在眷知尺

續馳誠嘗獲伸于懇款高牙在望
于聲猷
幸途

回霍徑制啟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城書
荷眷義之不遺非衰遲之能稱伏惟某官
材猷敏濟志節剛方夙殫稽古之勤力傳
家法遂展佐時之略自倅主知中外踐更
猷為脩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賦劔歛之
圖凋瘵未蘓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
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折秋毫則雖多而何

補輟從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即
有超陞之寵旌麾在望款謂尚遙條教所
依瞻言徒切尚勉加于調攝益順導于佞
將

賀汪相相公建節啟

剖符更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齋壇復重
元戎之寄始傳渙號大慤輿情恭惟某官
德量深宏智謀恢遠廢荆榛而成帝業最
先鄧禹之納忠會貔虎而振王威何止劉
琨之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銘勲已著
于鼎彝濟難方圖于舟楫中辭宰柄久佚
祠庭惟圣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

經國宜受耻之既多其久預釣陶獲依屏
翰進趨前席載瞻北闕之光歸擁淑旂更
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啟

光奉詔昏顯司留鑰舊彊來復方當開國
之初丕澤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
材猷夙著望宴兼隆入叅帷幄之謀備宣
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謁勲勞眷此陪都
控臨東道望椿陵之佳氣千載固存定邦
廓之名城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陞
愧修慶之未遑辱域言之有及感銘之至

敷叙莫周

回王正字啟

給札試言少伸素蘊奏篇稱善時錫異恩

除書始聞有識相慶伏惟某官學道倫類

識辨精微劉向博極群書固已盡古今之

變賈誼通達國體是且明政事之原爰自

弱齡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選決科早

冠于諸儒而安危治亂之端射策尚勤于

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祥詳斯

文有先士友爭歎不遺陋鄙陋首枉緘書
自喜衰年猶及承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
觀異日之成功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啟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之之本見得思義亦

君子行己之方仰累公朝退慚本意伏念

某受材不敏涉世多艱方壯強壯之年固

已自投于閒散豈既衰之後反求貪得于

湏臾况風波洊履于畏塗而荆棘親逢于

晚歲正使捐軀原野未償廩食之私矧惟

服力薄書何補事勞之宴取非其有人且

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拔茅于其彙征采菲
不以下體方流言竊詆獨深諒其無他速
引疾告歸復挽留而不釋矜其遲暮借以
寵光不稱所蒙豈曰子依之安吉未知為
報徒懷我馬之虺隤震惧靡寧銘感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啟

竊陞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郡暫慰遠民
間遠聲猷屢更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
牘之未遑首賜減題過勤行李竊審專藩
暇裕介福駢蕃恭惟某官名在朝廷奮由
學校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深養所養既深
有人民社稷以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
聊出渚餘行聞宣室之恩無久徒陽之治

蓬門枉顧每懷前日之溪山鈴館相望尚
接鄰高彊之封壤更新保衛別近褒嘉言
之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啟

方叔壯猶風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
分陝之行孚號載颺裔夷震疊伏惟某官
忠誠許國術略佐時總御六師早席將門
之舊御名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懼彼犬
戎復干虎旅雖赫師斯怒王赫斯怒所殲
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適者樂土况仇葛
來蘇之望皆靈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攜咸

知効順倒戈內附豈惟見于前徒免胄繼
觀孰不歸于吾父一蒙開納盡洗腥羶某
久幸從遊欣聞播告莫遂瞻承之志徒深
慶忭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啟

觸熱載望已交印後承流問俗具布教條
歡謠初播于里閭翰墨既勤于尺牘伏惟
某官材周遠用世號名卿奏刀若然所遭
皆迎亦而解攬轡沃若有徃非著鞭可先
久屈祠宮暫煩便郡雖長沙國小未足以
回旋而淮陽政清何妨于臥治願惟老病
屢請歸閒念桑梓之相依依從遊已舊方

荆榛之未剪戎路未艱尚艱重慚推轂之
無堪猶獲同舟而共濟何從會面坐極馳
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啟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
荷獎予之過優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
而不敏晚益亡竒仕前望三十人則為已
過官欲止六石百石况復加多故頻歲之
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橫恩
茲盖伏遇某官功濟華夏志安宗社憫衰
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于四方便皆

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効勞張素
榆之已晚雖云代匱願管蒯之何施徒有
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御奏摺啟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
知畏六師貔虎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氣
共成大烈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勲高宗社
名重華夷被公衆以臨戎孰出三司之右
摠將壇而申令更隆百勝之威聳中外之
欣謹雪人神之深憤某復聯彊事首奉摺
音歡抃之私敷宣莫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啟

及取而代初無可祿之勞采菲不遺遽竊

非常之寵祇承眷渥曷獲牢辭伏念其本

乏異能過叨重寄空踈之學固斐然不知

裁之慙掘之材况老矣無能為也故承乏

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期避

劇以求閒更復踰涯而拜賜豈無再割人

共笑其鉛刀雖強已除已亦慙其芻狗茲

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柱石本朝追叙禹
謨協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
心未遑舍舊以圖新始亦絕長而補短安
國無功自愧本幸罷歸潁川有詔如前何
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感歲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
日伏惟鈞侯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
伸謝必已呈浼記室衰耗虽勉亦將几月
郡事雖甚弊連日摠遣冗滯數百事似以
少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秋一事
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

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兩淮本
道乃在腹裏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
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賊三者竊
皆以為過據日前探報頗言頗虜點兵開
河積料器具遠近略同必無安靜之理今
淮東偽邵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來恐非
常歲之比前為敵者劉豫豫主兵者劉
麟所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金今以金
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
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賊
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圍者
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尔甲寅歲豫
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
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
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
濡須符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岷

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他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濟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夔先遁于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掠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况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于將帥而使守臣表裡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為守則王夔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廟議既不得已于此懲往者召公之

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之之心有
有能終媿藿食者因委李華行輒私布之
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結鄉里漸
已料理復恐諸議者不知本末謹具劄子
稟達其餅餘數十年條并附之別希此非
其賊徒以相公平昔相与之息厚志其僭
率思致庸之人言以荅毫末皇恐餘祈陪
保鈞重上副眷荷倚不宣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昨者
早適中遽上狀必獲呈浼即日伏惟鈞侯
動止萬福虜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繼
至者張少傳處見錄到偽牒本必已徼申
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無震駭
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為者
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

陳竊料廟謀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
江州直至臨安几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
可隄防者昨虜西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
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宜無
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
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
多謂虜前西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守
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
不為戰此內力為守信計故僅能守彼師
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策惟一反切反此內
力為守備使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
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觀其
釁彼豈畏口口必以謬悠之詞迫我而不
敢來若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
嘗我：堅壁不動与之相持待其糧盡力
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目下急

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
謀縱有不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
則但委諸將分為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
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此計之內外
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偪米六七
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糴米并買牛更
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禾
栽插已遍晚禾人各自劈畫亦不至甚病
姑存之亦善某戢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
自為形迹輒僭具稟達此有可効區區
者亦當節次續聞伏幸寬明貸亮目痛牽
強書不成字餘祈倍萬善保鈞重不宣

又与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

增即辰伏惟鈞侯動止萬福某近具狀就

季承晁撫幹詣屏下稟達必獲塵浼前日

忽奉金字牌被旨以淮西江東西湖南北

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令逐路各取

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祖賃年

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即已取

會諸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
民間蓋有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
死處誠廣不但牛而已雖虎豹麋鹿猿猴
野獸等棄世死山林原野所在皆有然幸
在春耕之後今民犁田已揮秧種蔣用牛
不多正使得之已不及事但可收刈後于
秋冬間為來歲之備尔其所損路分自湖
襄至唐鄧無有不被害者所餘惟兩浙福
建二廣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兩
浙二廣非數月不可致兩浙昨經淮南營
田收買後亦不多有今正暑時牛畏暑而
行緩日僅三二十里田家作苦護養餵飼
不畏敢竭其力置之林薄陂塘陰涼之所
如視其子朝暮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濟
其用多則不惟難得蓋不可使冒熱遠行
且賣牛者多姦弊疾病老瘠所遭遭官未

必盡辨皆不敢任責萬一遣之使行或例
倒死道路或至此度未已而細死惧死必
償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卧起之
節水土之候兵卒所不解湏寄養于民亦
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之損折則坐失
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遍歷田畝其言
大抵略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君我君
惻怛惠下之澤有司奉行惟恐後而民言
似不為無理故竊私布之執事幸乞試留
聽採如有可議即冀詳度行下府境二麥
麥大稔蚕亦無害害數日前微覺缺雨忽
通一晝夕遂稍足行官圖本聞已進入不
知有司取否見少張少傳說中間与禁中
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西欲侵為廊地
張少傳已先築牆展出千餘丈在外此一
事已諧矣餘更候命煩瀆不勝愧悚更冀

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

建康集卷七終

